

清
末
民
初

童年回憶

阮壽榮

三歲之時忽然開竅

我生於民國前七年農曆八月十四夜中十時左右一個風雨交加的時刻，當時我父親是三十二歲，我母親三十四歲，住在城內安仁里一個院宅內。我自幼身體羸弱多病，三歲時險些因出痧疹喪命，幸由父母細心日夜看護，得以活命。因我面目姣美，很像我父親，而我父母又信奉佛教宿命之說，以為我生有屬龍而在風雨中出生，一定是個好命，而且出生在中秋節的前夜，一定是個來還債的好兒子，所以寵愛萬分。在我週歲時候，我父親為我去排八字，據卜者批判，我是「五行俱全」，佛燈火命，將來有功名的人。因此他們為我取了一個預祝我一生前途但也是相當俗氣的名字。

在我出世以前的幾個月，我父親家中發生了特殊變故。某天晚上，新北門大街發生了一次上海最大的火災，因為我父是救火會會員，他奔馳救火又努力搶救了自己店裏的財寶之後，回家休息，不料火種復燃很快就燒到家中，我父母在緊急情況之下祇把我二哥及大姊攜出了屋子却把睡眠中的二姊忘了，我父親衝入屋內把她抱出，

後又再進屋搶救物件，情急之下祇在客廳中拿了一只掛鐘及祖母的遺像，全家衣物都被火燒掉，事後店東即把我們全家人接到他的住宅居住，並且供應一切用具衣物，我父感恩之餘，努力為店中工作，把店恢復舊觀重新營業，而且為店東銷售了很多貨物，賺了很多佣金，在我出生時候，非但家境已勝前許多，而他與店主相得更密，因此他時常對我母親說：「這是所謂越燒越旺，好運是阿五頭帶來的。」

很少人在回憶他們一生事蹟時能想到他們在何時何日初次覺到他們自身的存在，我倒是這些少數人中的一。

我三歲以前，混混噩噩一無所知，非但不會講話，而且也不會走路，記得有一天夜初，我大姊背負著我在庭中玩跑，我抬頭見到皓月，立即大叫大姊，把她嚇了一大跳，她把我放下，我立在地上開始行走，她立即叫全家人出來，一為我介紹指認，我猶似大夢初醒，茅塞頓開，開始有了思想及反應，我父親更是欣喜若狂，時常伴我同睡，從此以後，我開始了我有自知的生活。

從唱詩班到三字經

我家對面有一個教會聚會所，主持的傳道人是一位年老很高的中國女人，她白天招收女生，教她們讀書唱聖詩聽耶穌故事，星期天開會講道。從我開竅以後，我大姊每天帶我去，坐在一起。她們讀的是「女兒經」，我也跟着聲音讀，唱詩我也跟着唱，雖然我且不識了，因為我瞭解力很高，而記憶力尤強，所以也能背誦及愛講故事，那位傳道人當我是一個奇蹟，要我加入班中慢慢地認字，從此我就開始讀書了。

我六歲左右，父親就送我到附近一個私塾去讀書，這位老師姓葉，他是中醫，塾中收了十多個學生，都是比我年長而且很頑皮的孩童，我記得第一天上學，我父親帶了束修禮物及一大壺「和氣湯」領我到了私塾，先向孔子像叩頭，然後跪拜了老師，分送「和氣湯」給同學，老師叫我坐在前排，給了我一本「大學」，就開始上課。我看看這本書上認識的字不少，但不懂其中的意義，老師祇管朗誦也不講解，學生們跟着唱也不發問，一堂完畢，他就說明天要背，又讓我們自

已拿出筆硯寫「描紅字」，他自己就到另外一間去診治病人了。老師一走，同學們就開始嬉鬧。他們雖然吃了「和氣湯」，對我一點也不和氣，看我孱弱又生的面目姣好，就給了我一個「小姑娘」的綽號，開始口出污言，動手動腳不文明起來了。這些孩子最大的有十四、五歲，大都是血氣方剛略懂人事的頑童，我心裏很怕，但我聲色不露，橫眼相對，他們也無法可施，過了些時，老師回來後，大家安靜描字，到午刻放學時，老師問我是否習慣，我說很好，回家後也沒有把詳情告訴父母，第二天自己去上學了。

第二天老師叫我們背書，我朗朗背了，一字不錯，老師加以讚許，我藉機向他說：「我字都認識，但對文中的意義完全不解，可否請老師按句講解？」老師回答說：「你現在祇要把書讀熟，將來自會貫通的。」我祇得默然坐下。

同學們見到老師稱許我，而我又敢向老師提出問題，大部份的同學都日漸同我好，除了一、二個年紀最大的繼續同我糾纏，有時竟強迫我到廁所裏去參觀他們「表演」，我無法用體力反抗，祇能狂叫把他們嚇退，但我從不把他們的行為告訴別人。

初聞孫文黃興名字

學生們每天下午必需輪值清潔課室，有一天我在清掃時，老師拿了二只煤油燈要我擦刷乾淨，並要我同他搬好一只長桌及幾只椅子，他說是當夜開會用的。我問他開甚麼會，他不作答。第二天他介紹一位二十多歲強壯的青年向我們講話，

他自報姓名後說他是體育老師，來教我們如何運動及做童子軍。他講了些人民體育，對國家如何重要，因為國家是我們的，必需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保護它。他隨即領我們到外面空地上去體操奔跑，我們大家覺得新鮮好玩，所以很熱心的聽他指揮領導。

我回家後把這新聞告訴了父兄，我父親說他在申報上時常見到「革命黨」到處「造反」的消息，領頭的人是孫文和黃興，父親很反對這種行動，因為他說：「天地君親師是人生的大綱，爲何可以推翻皇帝？」我大哥提出了反對的意見，被我父大罵了一頓，並且警告他不許參加任何活動，以免害了全家。我請父親以後帶幾張舊報紙給我看看。

不久以後，我們老師停止了教我們「四書」，改教新式教科書及算學，我們都很高興學習，覺得這種課程，是大家能懂而能實用的。

我們對體育更有興趣，因爲大家可以穿着短衣，奔跑遊戲，老師又教我們練拳，互相競技，因此我體身身高日強，雖然年僅七歲但已與以前不同，能與較大的孩子對抗，因爲我的行動靈活，模仿力強，反應該他們快。

我記得那時有二件大新聞：一件是慈禧太后逝世，一件是革命黨攻打製造局（攻打製造局因有上海名伶潘月樵參加所以更引人注意，我岳父亦曾參加策劃。作者注），太后逝世後，我父親非常擔心，還帶了黑紗，打了製造局後我大哥與高采烈，又被父親責打了一次。我們的體育老師從此也教我們操兵，用竹竿代鎗，教我們如何衝

刺使用。

辛亥以後小童子軍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全國響應，上海在雙十節時非常熱鬧，我們老師要我們家中出鈔，代製童子軍衣服，以便參加遊行及其他活動，我父親雖然不願，但他對我的事，無不順從，我穿了制服到處行走，自覺非常神氣，但究竟年紀太小，終天奔波有時在人羣中昏倒，被送回家。記得有一次提燈大遊行，我們從早上在舊教場上操練到晚上，夜裏還要提燈遊行全市，我父親帶了食物來尋我要我回家，我不肯，他就伴我一同遊行，到了半路我跌倒在地，他把我抱了起來，騎在他肩

上走完了全程。

一般家庭中，大都是父嚴母慈的，但我的父母待我，是父慈母嚴的。我母親意志堅強，我有錯時，她並不給我特別優待，必定責罵改正，而我父親畢其一生對我總是百依百順，因此我們兩人，自我懂事以後，心靈相通，無事不談的，我最快樂的時候是他領我一個人上街或到他的店裏遊玩，他隨便我購買東西，在店裏更待我似貴賓，在同事面前誇賞我如何聰敏，吃飯時另添菜點，到了下班後，手携手在路上買了些水果糖菓之類，一同回家，我向他無所不問，他對我無所不答，有時他憑他所知，借機會教我爲善（有一次我們在路上見到一個乞丐，兩腿紅腫，背負小孩，我父親給了些錢，我說：「你受騙了，因爲我看他腿上是塗的紅臘，不是創傷呀！」他就說：「他們不會是像我父子倆高高興興在街上玩吧！

做人不要刻薄。」

冬夜是我同父母最親近的時候，當夜聲已靜，我兄弟已睡，我母親在油燈的架子上熬了一小鍋煮熟的八珍湯，我父親在燈下看他的七俠五義，我在做我的功課，我母親在縫製衣服，聽外面風聲傳來賣夜點人的叫聲，我真覺得自己是一個最幸福的人，等我功課做完，母親即分八珍湯給我同父親二人吃後，我纔入房安睡。

我父親是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很多字他不懂如何讀法，看小說是略看大意的，有時他看得高興，把句子讀出，時常是白字很多，我不便改正。有一次他讀了一段其中有幾個「狼」字，我就拿書一看原來是個「很」字，我就改正了他，他從此就時常問我生字，而且對我媽說：「不識字真似同瞎子，妳也得向我們的小先生學學。」我母親搖搖頭說：「你寵得他要爬上天去了。」

最喜到娛樂場去玩

我最高興的另外一件事是我母親領我到她家中去住的時日。我母親的家是在城外法租界，地方寬敞，前面是店，後面是住宅，我外祖父母祇生子女二人，我舅父長的高大強壯，滿面鬍子，擅長烹飪，他主持了一月廚房，專辦酒席，外祖父母兼管店務，因業務關係交遊廣闊，家中來客不斷，男女各色人等都有，大部份是藝技娛樂界的人，有些初出道的，還當場表演給外祖父母看，請他們介紹生意，所以我好像進了遊藝場看雜技表演，也見到了幾個有名的角色及戲院老闆，

他們有時還給我們戲票，請我們免費看賞，譬似上海大舞臺的童老班就是其中之一，我有時在白天獨自到大舞臺去看他們排練，有些同我年紀相仿的男女小孩也參加學習，我看他們隨琴唱戲，奔跳翻滾，心裏十分羨慕，有一次其中一個年齡較大的女孩，看我在旁，一手把我拉了進去，跟着他們奔跳，老師看見了問我願否入科，我回去問了父親，他不同意，他說：「唱戲是下賤的職業。」（當時一般人的觀念是如此的），但他同我去看戲的時候，對角兒又極力捧場叫好。我一有機會，就去大舞臺同孩子們一起練工學了不少武功及唱工，對於以後在學校中體育課有很大的幫助。從此時開始到我十九歲離開上海去北平讀書的一段時間裏，我對於藝人一直極為羨慕欽佩，尤其對於那位拉我加入跳躍後來演刀馬旦的女孩，更心儀難忘，我自覺如能加入科班，也許可能成爲名角的。

萬竹小學童年師友

我十歲左右纔離開私塾，轉入萬竹小學讀書，初到新式學校，覺得一切皆新穎不同，因我國文程度很好，頗得老師歡心，而我對其他課程，也很快能追隨及格。萬竹小學分男女二校，我是從一年級重新讀起的，在一年級中成績已較同班同學優良，一直到六年後畢業始終名列前茅。在我進校後，我就請我父親把我二位姊姊送入女子部讀書，因此她們二人也能完成了小學的教育。

萬竹小學辦理得極爲完善，校長李默飛，體重二百餘磅，和藹可親，思想新穎，對學生愛護

備至，他才氣橫溢，善於演講，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班的歌唱老師請假，由他代課，他當堂即編了一首歌（歌詞是「蔣先生，回大倉，李師代課進課堂，幾年來，未唱歌，方法已全忘……師生同歡唱！」）他想出各種方法，鼓勵學生競爭學業，譬似：在大禮堂中，立了一塊木牌，稱爲「榮譽榜」，在各項學科名下，把一學期中各級前三名考分最高的學生名牌，掛在下面示衆，另外又設了一個玻璃櫥把畢業生好的文章及其他好作業留著供人參觀。他又鼓勵打球及各種田徑運動，參加校外比賽以及美化校園，要學生們自動種花草等活動。使全校師生感情融洽，猶似家人，生氣活潑。

我在此優良環境之中，體格與學識並進，成績極好，名牌永留在榜上，深得師長同學們的好感。我尤其感謝兩位老師；一位是國文老師王豐毅（三十餘年後，我在臺北，曾遇見王老師，他孑然一身，在正中書局任職，不久即逝世）他對及一位同班同學宋家傑二人，特別注意教導，因此我們二人常能寫出長篇大論的文章，在我十五歲畢業時，我的畢業論文，一直被陳列在玻璃櫥內，到我廿三歲稅專畢業後到母校開同學會時，尚未收棄。另一位是英文老師朱連三，他非但是我學英文的啓蒙老師，也是教我玩網球及足球的同伴。

到嘉興老家去尋根

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是我父親最發達的時期，他已離開了楊天祥同一位鄒先生合股開了一升

珠寶店，因為我家離學校太遠，他在老北門附近買了一棟房子；那時我二哥也已在民立中學讀書將快畢業，一家生活很為富裕。我二哥是一位四肢發達腦筋簡單的人，他在校中是運動健將，但功課並不好，我們同住一房，他時常讀「古文觀止」讀到深夜，我已聽熟了，他還是背不出來，有一天我實在厭煩了，聽他在背，提了他兩句，他覺得奇怪，問我是否在校中讀過，我說：「聽你讀了三遍，我就背得出來了。」從此他對我們眼相看，時常向我請教國文。又有一次，他領我到他校中去看他們踢足球，我第一次到他學校，見到校園及球場，比我學校廣大好多倍，他們踢的是正式的硬球，他穿好了球鞋先在玩球，他說：

「老五，你來試試。」我過去踢了一腳，覺得很重，同我們踢的軟球不同，他得意地把球盤盤弄着，向我說：「你來搶搶球看。」我即上前一搶，把球奪了過來，盤在腳下向前奔跑，他從四面來搶，費了好多時間纔奪了回去，他笑着向我說：「你這小鬼，真有些古怪。」同時他勸我小學畢業後，到民立讀書。有一天下午，家中來了一位留八字鬚的長者，他自我介紹是我父親的表舅父，從漢縣來的，他費了好幾年輾轉打聽纔找到了我家，我父親回來時，互不相識，但他提起了我祖母家中的許多情形後，父親即跪下向他叩頭，請他住在家中，他住了一個多月，向我父親說：「屠甸鎮鄭家已經絕後，希望你能回去看看祖坟，和鄉親們見面。」我父即同他一同回去，並且由他介紹在鎮上購買了二百畝田地，又為我二哥在漢縣定了一門親事。每年回去收租掃墓。

我二哥畢業後入郵局工作，父親即同全家去漢縣為他完婚，回來後又大宴親友，不到一年，我大姊又出嫁了，我家中真是喜氣洋洋的。

父親到印度的夢想

父親四十六歲的春天，決心獨自去印度搜購珠寶，他做了一套西服穿給我們看的，確英俊年輕了許多，他還叫我二哥為他惡補英語，終天自習不休，等到一切都已就緒忽然咳嗽發病倒了，請了一位家醫，天天看脈吃藥，總不退燒，反而吐起血來，全家驚慌失措，那醫生也愁面苦臉，天天開方換藥，他開了一種叫「竹瀝」的藥水，天天須在清晨到藥店去拿，立刻服用，我們全家人都是和衣而睡，在旁侍候，我半夜即去拿藥，睡眼矇矓十分疲累，但父親服了幾天，病情及而加劇，時常口出胡言，從牀上跳下，向窗外狂叫曰「火燒救命」，最後那醫生開了一張藥方，含淚對我們說：「這是最後的藥方，如再不退燒，我是無能為力了，另請高明吧！」此藥服了一次，我父即昏厥過去，我母親叫醒了，問他有何言語要說，他看着母親輕輕的說：「無論如何，老五要讀完大學。」隨即臉色由紅轉白，與世長辭了！（我長大立業後曾向西醫請教，據說此病大約是急性肺炎，現代醫生，並不當他是絕症的，可惜父親生不逢時，冤屈夭折，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在」，使我含恨終生！）

父親死後，全家跪在牀邊，嚎啕大哭，過了些時，母親堅強地站了起來說：「不要哭了，我們有好多事要做。」她即叫二哥去通知外祖家

來料理喪事，好在這是他家的專業，所以一切都安排如儀，使我父親得到了「死哀」的光榮，我們把他安葬在蘇州，同祖父父母共一墓地。

我母親是位「三從四德」的婦人，她祇管家務從不參與外事，同我父的友人很少見面的，我父喜歡宴客，有時在家，她祇管廚政，亦不參加。祇有我一人，無論在家在外，我父總要我同桌，有幾次在「書廬」中亦帶了我，廬中的姑娘們時常把我抱在身上開我玩笑，我父引以為榮，說我將來一定是個同唐寅一樣的風流才子。我看他豪飲暴食，尤喜與朋友們鬪酒，從不肯認輸，有時飲酒過量，到外面去嘔吐後再來繼續，必使大家盡歡而散。他從不大醉，回家時仍舊清醒，我母親從不過問，我也守口似瓶，但心中常不以為然，為他擔心，又不敢勸他。

合夥人算不出財產

父親故後，母親因我與父親的朋友相識，叫我同二哥一同去訪鄭先生問他父親有多少遺產，鄭先生平日同我父是稱兄道弟的，對我尤其熱絡非常，那次我們去問他時，他即以父執的態度，同我們講話，他說他同我父情同手足，一起開店買賣都憑口頭商量決定，並無正式合約的，每月進貨出貨結賬時也隨便分用，並無細賬記錄，而且我父一向用錢大方，不知在外面尚有多少欠賬，所以他計算不出我父尚有多少財產。他又向我說：「目前你父已故，店裏都要我一人費心，賺的錢當然不能像以前分賬，你最好到店裏來學做生意，繼承父業。」他又問了我二哥每月可貼補

多少家用，家中最低要多少開銷，最後他答允每月給我們若干，為期一年，看我是否入店再說。七七喪事辦完後，我命二哥去屠甸鎮找舅祖探詢田地情形，以及以後如何收租，結果他把一切證件及事務交給了住在濮縣的岳父代理，開始兩年，每年租金按期匯到，我兄轉入海關調到蕪湖以後，即消息中斷，使親家變成了冤家，也使我家的生活更為困難。

成了少年幫派大王

此時我方十四，小學即將畢業，自父親去世後，我的生活即失去了中心，每天回家後除溫習功課，閱讀課外書報，幫助家務之外一無消遣，於是一有空閒即與同里孩子們在外遊戲。我弄中有十多個孩子，年齡都比我大，但大部份未曾好好入學，他們家庭狀況，窮富不一，但都是頑皮好玩的，我們的聚集所是在大境內的關帝廟，開始時我把學校中學的各種運動教他們，漸漸的我們成了一幫，自稱「大境幫」，到處惹事，而我也很自然的成了幫首，大家稱我「大王」；有錢的孩子們，把錢奉獻給我，大家化用享樂。我們一羣，都是在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齡，雖然喜歡惹事，有時也「拈花惹草」，但都是「說的比唱的多」，從不真做出甚麼犯法的行為，但過了些時，人數日多，聲名漸播，城內各門幫會，時常到廟拜訪，有時競較球藝或體力，有時一言不合，即打起羣架來了，我因身手矯健，在校中又學了些拳脚，所以未曾吃過大虧，但有些團員，却被打得鼻腫

眼黑的，好在大家赤手空拳，不曾傷到過要害。有一次某幫下書，約期械鬥，大多數團員讚成購買武器應戰，因我極力反對，他們就請我退位，另舉新「大王」領導，那新「大王」體高力強，他上位後即增加團員會費而且要我把二年來所收的錢，退還若干，我因錢已大家用完，無法

應付，即居家不出。我二哥對我們的行動早有所聞，但他看我們是「羣「小鬼」一向不過問，有一天那新「大王」帶了二人，到我家來索債，同我爭吵起來，二哥把那「大王」一拳打倒，他們抱頭而竄，二哥即警戒我以後不許出門，同他們斷絕往來，要我好好讀書，預備投考民立中學。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豺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 教授 著
定價台幣12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鮑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